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73
24 April 1981

CHINESE

第二二七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多尔先生

(爱尔兰)

成员国：中国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日本

墨西哥

尼日尔

巴拿马

菲律宾

西班牙

突尼斯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凌青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察赫曼先生

西堀正弘先生

穆尼奥斯·华多先生

乌马鲁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杨戈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斯利姆先生

奥温尼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利切斯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01 A-3550室）。

下午4时2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434)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请下列国家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这些国家是：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巴西、布隆迪、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若热先生(安哥拉)、凯泽先生(孟加拉国)、洪加武先生(贝宁)、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莫登先生(加拿大)、马尔米亚卡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耶洛内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拉奥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勒先生(牙买加)、卡西纳先生(肯尼亚)、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特罗先生(莫桑比克)、阿里巴巴先生(尼日利亚)、夏希先生(巴基斯坦)、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尼亚塞(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先生(南非)、巴拉苏布拉马尼亚姆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伊昂纳先

生（多哥）、萨利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兹（南斯拉夫）、卡曼达·耳·卡曼达先生（扎伊尔）、戈马先生（赞比亚）和曼奎恩德先生（津巴布韦），应主席的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按照也是在第2267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讨论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布隆迪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主席先生，布隆迪代表团要热烈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的主席。目前正在辩论的问题很尖锐，整个国际社会也对这次辩论寄予希望，这都要求有一位象你这样有卓见、远见和外交经验的政活家来主持这些会议。你对纳米比亚问题有透彻的了解，你始终不懈地设法以恰当的方式结束纳米比亚危机，这些都一定会给这些会议带来动力，这也是我们目前问题的严重性所要求的。

先生，我们还想祝贺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富洛林大使，他上个月在安理会主持工作的方式堪称典范。

(布隆迪)

最后，我们要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友好地允许我们参加这次关于纳米比亚的历史性辩论。

南非一贯拒不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拒不遵守国际法院责成它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的裁决，比勒陀利亚拒绝——这一点已经证明——任何旨在以和平方式使纳米比亚走向独立的对话；南非加强了它镇压纳米比亚爱国人士的机器；这种残暴行动孕育着一触即发的局势——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充分说明，安理会再次迫切需要处理纳米比亚的问题。

一月份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失败了，某些方面的人士又一次公开对种族隔离政策大表同情。这种新的支持自然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政治上表现狭隘偏见和傲慢，这些都要求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重新考虑，要治疗种族隔离的病毒需要下什么药。

现在已不再需要证明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现在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合法性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其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也已获得普遍认可，所以，现在应该去思考在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目前的僵局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潜在的动机是什么，还应该思考迄今为了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所使用的战略是否恰当。

同样，既然比勒陀利亚在这一地区造成并维持着紧张温床、长期的动乱，既然南非一再对前线各国进行残无人道的袭击，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得不提醒安理会记住它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所担负的基本责任。

既然关于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法律基础已明确规定，那么，要搞清为什么南非占领纳米比亚，只有把这一问题置于一场多方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范畴内考虑才行，在这场斗争中，经济、意识形态、战略、军事和种族等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明比勒陀利亚的顽固以及其同盟的相互勾结。以后者来说，利害攸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布隆迪)

他们要纳米比亚丰富的战略原料源源不断地供应他们的工业；另一方面，他们想向全世界表示，他们违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第1号命令掠夺纳米比亚资源是天经地义的。

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既找不到法律根据也找不到道德根据，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来安抚自己的良心，就是想使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相信在这一地区有他们所说的迫在眉睫的共产党侵略的危险。比勒陀利亚想用这种办法得到其同盟国的默许，把虚构的可怕的共产主义魔鬼扔回到大海里去。由于把非殖民化这样一个真正的问题变成了虚假的意识形态冲突，纳米比亚——鉴于它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被剥削的人力——仍然是多国公司榨取奶水的一条牛。

比勒陀利亚一旦在纳米比亚失败，就是为这种可耻的剥削敲响丧钟，因此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南非的同盟国提出一大堆越来越不可信的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办法，真正聪明到家了。

比勒陀利亚及其同盟国仍然苦心盘算着如何以所谓内部解决给予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的叛徒们以合法的地位。比勒陀利亚的支持者称，如果国际社会承任图尔恩哈勒民盟的小组，就能符合民主、公正和平等的需要。然而，背地里的动机仍然是一样的：这种承认将会有不利的影响，就是削减西南非民组，分裂纳米比亚人，使纳米比亚的独立成为幻影并使得对纳米比亚的剥削永久续继下去。

今天，南非越来越顽固，想给谈判强加一个新的内容——即图尔恩哈勒民盟这个幽灵，这说明南非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有穆估雷瓦式的内部解决。

这种做法在津巴布韦没有成功；在纳米比亚也没有成功的道理：徒然用老药来治老病。

在关于纳米比亚的日内瓦会议上南非是用政治偏见、说假话、夸大其词和恫吓威胁来回答国际社会的呼吁的，这也是南非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谈判中的态

(布隆迪)

度的特点，如果南非不是这样的话，安理会现在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开会了。南非这样做，是心甘情愿地对任何对话关了门。

南非在日内瓦只有一个野心，就是让联合国赞同图尔恩哈勒民盟中它的奴隶的合法性；这些人要求参加目前的辩论，遭到安理会的拒绝——做出这一决定是安理会的光荣。的确，让那些屠杀纳米比亚人民的刽子手图尔恩哈勒民盟小组发言就是让南非代表团有两个代表发言，安理会不能听取这样的发言，这样做，安理会就会对不起那些在战场上光荣捐躯的战士们了。

假如南非得以在日内瓦推行其阴险的战略，那么，南非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按自己的想法使纳米比亚改头换面，并且通过野蛮地输出班图斯坦计划完成对该领土的分而治之，这样，纳米比亚问题也就永远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西南非民组和联合国反对这一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计划，驳斥图尔恩哈勒民盟傀儡的代表性，所以南非才气急败坏，并且对联合国进行了不怀好意的指责——这是既不公平也不负责任的傲慢的指责。

比勒陀利亚之所以顽固和傲慢，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同盟国的多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本组织《宪章》第七章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而安理会却优柔寡断、纵容迁就。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不现实的，不可行的，对于我们力图从南非暴政下拯救的人们来说是有害的，因此这样做是罪恶的。

然后我们又听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谈判的办法和非暴力的办法。

我们接受了这种办法，希望那些给我们这种劝告的人会影响比勒陀利亚，以便使它恢复理智，重新守法。

关于纳米比亚的日内瓦会议彻底失败了，这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揭露了言词

(布隆迪)

激烈却表里不一：一方面，为比勒陀利亚提供资金并加强其战争机器；另一方面，摇动谈判的橄榄枝，而谈判又因为比勒陀利亚一直认为不可接受而流产。

比勒陀利亚把自己扮演成这一地区的保护人和西方世界利益的保护者，因而今天成了某些国家再度大表同情的主题。现在，比勒陀利亚以保护这些利益的名义，从这些国家得到资金和军火不仅有了保证，而且更为有利：因此，比勒陀利亚才一贯试图在其军火所及范围内进行屠杀。前线国家唯一的罪过就是保护那些从种族隔离制度下逃离的难民；这些国家一直是南非泄愤的目标，并常常受到攻击。前线国家不得不去哀悼死者，考虑到其基础设施被夷为平地，而安全理事会却仍然无动于衷，并且被那些武装南非的人给搞瘫痪了。

难道为了保护这个自诩为自由世界的利益和自由就必须包括压迫和压制南非和纳米比亚黑人的自由，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去理解呢？

比勒陀利亚同盟国的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而且也违背了他们自己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不久前，一些国家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经历，另一些国家要使整个民族就范的企图，都向他们证明了：一个民族对自由、尊严和主权的渴望既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可削弱、不可逆转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虽然可能是痛苦的、长期的，却正是这样的斗争。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不化，拒不面对现实，因而它本身就孕育着毁灭的种子。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证明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合法的。大会和国际法院过去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这里也不是为了揭露种族隔离政权滔天的罪行。很久以前，大会就说过种族隔离是残无人性的罪行。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安理会能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并且根据南非的非法行径对它进行它理应受到的经济制裁——也就是说，完全地、严格地执行本组织《宪章》的第七章的规定。

我们特别要提醒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那些在安理会首先提出第

(布隆迪)

435(1978)号决议的国家：虽然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立场改变了，而且强硬，但是，这既不能改变，也丝毫不能减轻这些国家根据该决议所应负的责任。

这些国家对于他们对第435(1978)号决议的义务如果有任何退缩、放弃或回避行为，那么他们就不仅要在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威信扫地，而且在他们本国的公众舆论面前威信扫地了。

我们满怀信心，他们一定会面对南非的新的挑衅，采取目前严重局势所要求的坚定态度。

我们之所以这样呼吁，既不是出自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是由于挫折，虽然安理会的某些成员要叫人们相信这一点，相反，我们呼吁，是因为我们以前信任的合作者言而无信，而我们对这一痛苦的经历作了客观的分析才这样做的。

迄今为止已经快二十年了，安理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年年重复，无休无止。我们认为，如果安理会再迟疑不决，那就既不符合安理会的利益，也不符合在南非枪弹下例下的纳米比亚人的利益；更不符合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

主席：谢谢布隆迪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莫桑比克总统府国务部长若泽·奥斯卡·蒙特罗先生。我欢迎他到这里来，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蒙特罗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您致意，祝您主持会议事事成功，并通过您向爱尔兰人民和贵国政府致以敬意。

纳米比亚的独立，一个民族的独立，光是空谈不行，光用决议也没那么简单。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过来这里讨论自由，讨论独立。我们说自由和独立已经耽搁了太久了，这并不是因为自由独立不会在明天实现，而是因为自由独立早就应该实现了。我们说耽搁太久了，更是因为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直接负责的领土，而联合国的《宪章》和实践都认为独立和自主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

但是我们现在又来这儿了，而且人数众多。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都在此显然一致地表示了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我们所代表的亿万公民和许多政府对纳米比亚局势，特别是对最近事态的坚定的决心。

我们云集此地，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是因为我们这些前不久还遭受殖民统治的人民与纳米比亚人民的战斗团结，是因为我们对南非在最近旨在使纳米比亚独立的解决进程中的表现十分愤慨。

非洲和世界上遭受殖民统治的人民知道为创造新的生命怎样去作战，承受牺牲。但是自由战士并不是流血和受苦而壮大的职业军人。自由战士敢于求和，只要和平能保证基本权利和独立，武装斗争的目的也在于此。

虽然我们了解西方五国制定的计划实行时有不少不足之处，我们对此也十分关切。但包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内，我们都决定接受这项计划，作为可行的基础。同时，在我们等待这盼望已久的纳米比亚独立的过程中，要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正自由的选举来确保解放斗争的民主目标。

但是我们作了多少让步。我们不得不同意沃尔维斯湾问题仅由独立的纳米比亚政府来讨论；联合国不组织选举而只是监督选举；南非种族主义部队保持其甚至在军事区内的基地，如此等等。而且，每一次西方五大国都告诉我们为了打破僵局，为了促进谈判进程，这让步是必要的。

(莫桑比克)

什么僵局?是谁造成的僵局?正是南非——这个搞非法活动的世界冠军,破坏诺言的专家。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解决问题的精神去日内瓦的。

会议自始至终,我们目睹了南非目空一切的态度,不断地背信弃义,对联合国反复地进行同样的威胁,下最后通牒,并一再企图歪曲会议的性质。

举例来说,我们同意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式任命的傀儡可以参加南非代表团,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妄图把他们抬出来作为西南非民组的真正发言人这种毫无掩饰的、粗暴的宣传。这令人惊奇吗?只要回顾一下在西方大国关于纳米比亚的主动行动开始时南非的所作所为就够了。我不想重复这长期的撒谎史,因为许多部长和其他代表在我以前已经作了生动的描述,而且对此国际上的记录已经相当之多。

我们刚提及选举问题,南非就开始以政治党派的名义扶植傀儡,并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这一点我们在日内瓦及以后时间里都已目睹了。

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的计划里提及了选举后权力转至纳米比亚政府这一点,因此南非突然心血来潮要求改革开始建立有当地人当部长的政府,虽然在这以前南非一直通过一名总督以最殖民化的方式统治着这一领土,而且这阵改革之风从开普敦一直刮了二十年才刮到温德和克。

尽管南非多年来施展缓兵之计,并不断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但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就是——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猫到头来仍是猫,傀儡仍是傀儡。日内瓦会议使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事物的真相,戳穿了种族主义分子的花言巧语。只要在选举中有起码的公道,西南非民组的胜利是毫无问题的,这一点无可否认。叛徒和傀儡的下场自有史以来都一样:他们一定被自己的主人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南非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破坏日内瓦会议,阻碍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特别是阻碍民主选举的实行。还有一个不相干的混淆视听的问题,即世界

(莫桑比克)

新闻界大力宣传的联合国立场有无偏袒的这个虚构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们得说我们有时也上这个把戏的当。

请问现在还有人当真相信南非种族主义者阻碍第 435(1978)号决议的理由是怀疑联合国在监督选举中的公平态度吗？让我提醒诸位，这选举全过程都将由南非当局他们自己组织的。

事实上这个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呢？这个政府行动的基点是制度上剥夺民主，其宗旨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白人的权力。这样的政府竟然还敢对严格履行职责的联合国、联大、安理会和秘书长的公平态度提出疑问？

我们看来，现在有两个平行的计划，其中有几点互相有些联系。一个是旨在取得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计划；另一个是南非的计划，因为南非难以维持现状，所以设法扶植傀儡政府以便使纳米比亚继续处于南非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控制之下。

南非计划的特点之一就是只要有可能它就利用联合国的计划和讲坛，利用我们的诚意和善意，我们的坦率，利用我们的话，我们的原则。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在这一点上，以民主的名义要求让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加入这个进程并不可能给这一进程带来成功，相反地只会导致破坏。我们的经验证明，我们作出的每次让步都使我们离目标更远。

我希望那些提出这一要求的国家认识到他们所危害的正是他们自己的计划。

我们听说博塔先生因为其官员未能参加这一系列会议而十分不高兴。那么博塔先生为什么不请他在议会发言，请他成为政府的一员，请他到家作客，请他到博塔先生的地区里来呢？这些地方都是清一色的白人。而且博塔先生连起码的握手都不跟他握呢？

(莫桑比克)

南非的大多数人民连少数人所享受的权利中最起码的部分都得不到。在此同时，南非却要求保证纳米比亚少数民族和民主制度得到保护，而且南非还因此博得赞扬，这一切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

非洲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因为南非政府违背诺言而感到受了欺骗。南非这种做法正常吗？这个厚颜无耻的南非究竟是什么东西？

南非这个少数人当权的殖民主义政权，侵略成性，残忍好杀。在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当作异族人，那里黑人与白人互相隔离，而且通过班图斯坦化这样一项阴谋把一部分黑人与其它黑人也隔绝起来。

南非全国都跟纱佩维尔一样；在约翰内斯堡，在德班，在矿井，在学校，每天都在发生象纱佩维尔一样的情形。就在这个国家里，600名儿童在索韦托街上惨遭屠杀，没有起诉，没有被告，也没有判决，就因为这些儿童惨遭杀害不算犯罪。

在南非，不同种族的人与人之间如有纯朴友谊就是犯罪。在那里，你的肤色决定了你坐、吃、住的地方，决定了你能跟谁讲话。在那里，我们许多人就因为与妻子孩子种族不同不得不同他们分居。

美国政府宣布解放运动属恐怖主义，这是在加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力量。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并非为其人民而战，而是第三国的特务这种说法不仅触犯了一国人民的尊严，而且为大屠杀提供了借口。关于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非常重要一说使嗜血成性的本性有恃无恐，这必然地导致了对前线国家的侵略。

那些公开声明支持南非武装集团的人其目的是想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安定，这样做是对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成员国内政的肆无忌惮的干涉。每个国家的安定都受到了威胁。所有这些声明和行动都是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

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局势的形成和这么多努力和牺牲都以失败告终，这是与那些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对南非压力的人未能这么做是有关系的，这里面主要的是指

(莫桑比克)

提议这项计划的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交锋时，他们就退却了，抛弃了安理会第435 (1978)号决议所同意的原则和方法。

难道还要我们再作让步吗？我们断然拒绝成为这可卑的阴谋中的帮凶。我们拒绝在这南非阴谋中被人利用。

有人要我们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决议和制裁。但是事实上，在过去四年中态度认真、富有建设性的人们一直在采取认真而有建设性的行动。结果是有的，而且国际社会已经表示赞同，这就是第435(1978)号决议。

那些谈到建设的人首先应当记住不要忽视或者破坏别人已经建设起来的东西。

有人要我们不要放弃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但正是我们才没有放弃。破坏第435(1978)号决议并且企图用其它提议来取而代之的正是美国政府。

向安理会提出的采取行动的提议恰恰是施用武力前的最后一次努力，其目的是要南非停止武装镇压，停止对纳米比亚人民和其它非洲人民进行的战争和侵略行为。寻求和平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

过去有人告诉我们等美国新政府执政后再行动，现在又有人要我们等到西方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以后，其目的是想迫使我们进一步让步，进一步对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作出种种担保。

第435(1978)号决议就是第435(1978)号决议，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同时既接受又不接受。我们也不能在字面上兜圈子违背我们政府正式接受的协议。

我们应当回顾，事实上几个月前是五个西方国家告诉我们说他们原来的计划已成了安理会的决议，因此不能予以修订，而且南非政府也同意了。

有人说如果我们再给殖民主义种种担保，纳米比亚的独立将来得更快，我们决不会接受这一论点。说到底，殖民主义定居者在近半个世纪里一直得到各种担保，但这并没有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独立。

(莫桑比克)

如果你真正关心人民的命运，你就必须记住人民是宽宏大量的。已经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人民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压迫，他们绝不会再去压迫别人。

我们要说，够了！拖延得够久了。人民在死亡。让我们迅速实施联合国的计划不作任何改变，不作任何保留，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最近说，该组织已准备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西方大国与南非间的经济和财政关系使这一种族隔离政权有可能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对邻国进行侵略并不断拒绝执行国际社会的决定。因此，西方国家有责任停止其与南非的勾结。为了与计划一致，西方国家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有效的、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这并不是在南非的原料和非洲其它地方的原料之间作选择，不是东西方之间作选择，也不是在人与原料之间作选择，而是在种族隔离和人类尊严之间作出选择。

南部非洲到处都是不稳定和颠覆行为，罪魁祸首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权自认为有权利在赤道以南的非洲里到处进行武装干涉，其借口是保卫边界免受共产主义运动、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和南非人民大会的侵犯。但是在1975年南非侵略安哥拉时，还根本没有西南非民组或南非人民大会的基地。1965年南非部队与葡萄牙殖民军一起在离南非北部边界2000公里的战区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作战。现在南非屠杀难民，并宣称他们已摧毁了南非人民大会的军事基地。他们在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放置炸弹，在赞比亚组织武装颠覆活动，并且以讨伐共产主义的名义进攻莱索托。

南非的真正目的在于想方设法破坏其邻国在经济上解放自己的愿望。

南非对非洲和全世界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南非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联合国肩负着消除这种威胁的历史性紧迫任务，就是采取具体措施消灭在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和南非的种族隔离。

我们此刻与其它许多主权国家聚济一堂，是因为联合国及时地行动起来承担自

(莫桑比克)

己的职责。记得曾经听到过，现在我们又听到了唬人的说法，其目的在掩盖同谋关系，说什么联合国的局限性是一定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说到限度，那么这只是我们联合国某些会员国的限度，这些会员国因此要对世界和历史负责。

我们要求安理会立即行动。人民天天在死亡，许多人在死亡，这从南非自己的战争宣传中就可看出。我们将吹响战斗的号角，不让非法行为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最终能正确地用“自由”一词来称呼正义和种族平等。

继续斗争！

主席：我感谢莫桑比克政府部长若泽·奥斯卡·蒙特罗先生阁下对我国及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迦·夏希先生阁下。我欢迎他来安理会，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我十分感激能有这个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这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发言。

我谨借此机会，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巴基斯坦和爱尔兰关系真诚友好，在国际讲坛上合作密切。

上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弗洛林大使出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对此我也表示感谢。

安全理事会的这些会议表示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忧虑，觉得有人对联合国采取的结束纳米比亚的殖民时代的重要主动企图加以阻挠。安理会再一次面临一个种族主义殖民国家无视世界社会意志的局面，这个殖民国家顽固地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奉行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结果被剥夺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权利。南非拒绝安全理事会的纳米比亚和平计划所造成的局势，危及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安全理事会不能规避处理这一局势的责任，而必须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团结一致，直到合乎逻辑地结束西南非洲的殖民化的进程为止。

1978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的独立提供了一个构架。根据该决议，安全理事会决定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援助团），协助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执行安全理事会早先的决议、即第431(1978)号决议授予他的使命，以保证纳米比亚通过联合国监督管制下的自由选举，早日实现独立。

这些决议的通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一致，曾使得世界产生希望，以为纳米比亚历史上的殖民时期这一章即将结束。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与纳米比亚人民有共同历史经验的国家，欢迎这一进展。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决定得到了所有重要的国际机构，包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等机构的赞同。

自从安全理事会的这项决定通过以来，几乎已经三年，但是在实现其诺言方面

(巴基斯坦)

没有取得丝毫进展。今年一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执行前会谈，目的是为开始执行联合国计划确定一个日期。但是由于南非毫无根据地指责联合国态度的偏袒，非难联合国监督纳米比亚进行自由公平选举的能力而归于失败。

日内瓦会谈的失败暴露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殖民政权的真实动机。这个政权继续否认纳米比亚人民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决权和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和开发权。纳米比亚人民继续处于被征服状态，是对外部力量有利的，南非政府如果没有这种外部力量替它撑腰，是不可能轻蔑地拒绝联合国的主动行动的。使南非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另一个因素是：它通过输入尖端武器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能力，建立了巨大的军备，目的在于恫吓前线国家，强化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控制。

从历史的观点看，南非在日内瓦的所作所为算不得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合情合理、尊重国际法和伦理道德，在殖民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但是，国际社会对南非拒绝安全理事会决定的行为不能置若罔闻。它不能容许南非继续剥削纳米比亚，扼杀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和民族独立的合法愿望。得到普遍拥护的联合国计划提出了签订停火协议，建立非军事区、部署过渡援助团、在联合国的监督管制下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等各项设想，这项计划至今丝毫没有失去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能加以抛弃。安全理事会有迫使南非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的不容推卸的责任。

第三世界国家对日内瓦会谈的失败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愤慨。不结盟国家的部长们，在新德里会议上，强烈谴责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顽固拒绝撤出纳米比亚，蓄意破坏日内瓦会议的行径，宣布这种行径对和平构成威胁。部长们要求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紧急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上周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会议上再一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阿鲁沙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会议和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统组织部长级会议，也要求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有效措施。

要求对这个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联合国不采取强制性措施，南非就不会有所收敛，还会继续推行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掠夺该国自然资源的罪恶计划。安全理事会千万不要无视世界社会的关切心情，千万不要背弃自己对纳米比亚的解放所作出的承诺，务必坚决迫使从纳米比亚全部领土上撤出。

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一贯全力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全力支持联合国实现非殖民化的努力。我们的立场基于我国的思想基础，即：对人类尊严、普天下兄弟情谊和平等的尊重，以及对各国人民享有自决权的坚定不移的支持。根据这个立场，我们无条件地支持了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领导下坚决反对最邪恶的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斗争。

在此我要重申巴基斯坦对纳米比亚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盼望他们争取自己国家解放的英勇斗争早日取得胜利。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在这关键时刻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将大有助于这一历史进程的推动。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加·夏希先生阁下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西堀先生（日本）：安全理事会这次举行的一系列会议非常有力地表明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视。许多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出席会议，给我国代表团的印象尤为深刻，我们认为，他们积极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反映了他们的国家支持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向安理会保证，日本也同样完全支持这一努力，并决心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促进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而进行的和平与建设性的努力。

在日内瓦曾经召开过关于纳米比亚的执行前会议。会议的宗旨是创造信任和谅解的气氛，加速就停火日期及解决方案的执行，达成协议。将近三个月以前，于1月30日这天，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了那次会议的结果。然后于3月初，大

(日本)

会又举行会议，为期一周，进一步讨论了纳米比亚问题。重要的是，南非政府必须了解那几次会议所表示的国际关切的严重，而且安全理事会目前召开的历次会议上又继续有此表示。

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续会期间，我国代表团于3月3日对南非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顽抗态度深表遗憾，我们还表示希望南非政府会正确理解目前的形势和世界社会日趋强烈的愤怒，不阻挠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南非政府应该明白，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一事证明国际上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要求，要考虑进一步的措施，以取得南非同意，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国代表团希望南非政府审查执行前会议的失败所造成的影响，紧急地重新考虑它的立场，以便早日根据435(1978)号决议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实现盼望已久、国际上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良机，万万不可坐失。

日本一贯支持而且极其重视西方五国寻求早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它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通过以及它们从事和解、调停的主动行动。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衷心赞赏地注意到西方五国正在进行的努力，尤其是五国政府的高级官员4月22日和23日在伦敦召开的会议。我国代表团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完全同意它们对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评价，也就是说，那个决议仍然为纳米比亚走向独立的过渡行动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欢迎由联络小组代表继续密切磋商和尽早在罗马召开五国外长会议的决定。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努力会促进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我国代表团认为，任何实现和平解决的建设性手段都应该加以深入彻底的探索；五国寻求一项国际上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决心突出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准备认真研究一切可能提出来的建设性方案。

我国政府一再表示，愿意和国际社会旨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实行通力合作。

(日本)

日本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纳米比亚独立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很赞许它在日内瓦会议上表示乐意签署停火协定的立场。在这个时候,我国代表团要申明日本的下述立场: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权最终应该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由纳米比亚人民自己来确定。

我以前曾几次——最近一次是3月3日我在大会上的发言——说明日本政府会同国际社会,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努力而采取的措施,在这里我不再重复了,只是想给安理会举两个例子,说明我国政府最近为帮助纳米比亚及其非洲邻国的人民而作的努力。

3月20日,适值消灭种族歧视国际日,日本向南部非洲信托基金和方案,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在内,自愿认捐了大笔款项。此外,在最近于日内瓦召开的援助非洲殖民国际会议上,日本向非洲难民方案自愿认捐了2000万美元,这是日本向处理难民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各国际组织提供的1600万美元的经常认捐之外的又一笔捐款。

日本政府向它的非洲朋友提供这种合作,是希望减轻他们的痛苦,帮助他们建设国家。等到纳米比亚最终取得独立之时,日本也乐意为那里的建设国家的努力提供合作。

在结束我今天的发言之前,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愿纳米比亚人民不久即能象自由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样,享有他们英勇奋斗争取的基本权利、特权和责任。

扬戈先生（菲律宾）：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要职，并且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职责时将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和支持。你在作为爱尔兰代表出席安全理事会的短暂时间里，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外交家和干练的谈判家的技巧和品质。让我补充一句，你集中体现了决心、忍耐和公正的优秀特性。我们坚信，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一定能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责。

我国代表团还要借此机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任代表彼得·富洛林大使深表敬意，他上个月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在过去几天里，我们一直在讨论纳米比亚的局势；这一局势的产生是因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拒不遵守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第385(1976)号、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

我国代表团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曾经热切希望，随着安全理事会这些决议的通过，南非政权将会决定摒弃它对纳米比亚的态度，并且会对迅速实施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的普遍呼吁，作出积极反应。

然而，在1981年1月7日至14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的执行前多方会议上，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再次表现出顽固不化，继续推诿、制造虚假的借口。日内瓦会谈的目的是要就停火日期和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达成协议。秘书长所提根据事实的全面的报告(S/14333)，生动地描述了南非采取的立场，并且明确指出了日内瓦会谈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谁。

南非对国际社会的意志悍然不顾，并且藐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促使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这本是南非早就应该做的。在这方面，我们想呼吁西方联系小组的成员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在过去他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功劳很大，但是让他们最后再推动一下也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影响南非想法的国家。

(菲律宾)

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明确的。菲律宾一贯坚持的观点是：非殖民化的进程应该通过谈判和和平改革来实现。基于这样的标准，我们对西方联系小组发起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计划，表示了欢迎和支持。因此，菲律宾支持了旨在早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的一切积极的步骤。正是因为我们对于非殖民化进程负有义务，正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为实现纳米比亚真正独立所作的努力，所以我们才觉得，经过这些年耐心却毫无成果的谈判之后，现在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紧急措施，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要是允许南非继续骄横自大，继续藐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那么就只会使安全理事会在国际社会面前威信扫地。因此，有必要对南非施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一旦对南非采取了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措施，我们就希望南非会放弃它对纳米比亚毫无理由的奢求，因而对导致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真正独立的进程表示同意。

但是，离开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的范围，并且在没有西南非民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都只能进一步加剧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时机早已过去了，现在是面临考验的时刻了。何去何从我们必须选择。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密切注视着这次辩论的结果。我们必须采取果断勇敢的行动，以坚定的信念和政治上的勇气明明白白地告诉南非：它再也不能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一贯藐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镇压性的战争、一再以纳米比亚为基地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和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了——所有这一切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主席：我衷心感谢菲律宾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坦桑尼亚联合国外交部长萨利姆·A·萨利姆议员阁下。我欢迎他到这里来，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事其他成员给我对这个庄严的机构发言的机会。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二月份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决定，赋予各外交部长一项具体的使命，我是以作为这些外交部长中的一员的身份在这里发言的。非洲统一组织之所以给几国外长到这里开会的使命，是要强调我们对目前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一事的重视。同样，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特别会议，决定请几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参加这次辩论，这也证明了不结盟国家对这一系列会议认真注意的态度。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这么多外交部长和其他内阁部长已经到纽约几天了，他们参加并且密切注视安理会讨论的进展，这件事不仅表明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负有集体义务，而且也表明了我们对这一组织的职责和能力的信任和信心。因此，我们显然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才到纽约来的。我们到纽约来，也不是仅仅为了旧事重提，或者进行无谓的责难的对话。

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认为纳米比亚的局势已经发展到关键时刻，到了十字路口上了。因此，安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安理会的行动，可以使纳米比亚较容易获得自由，因而也可以使南部非洲日益严重的对抗的危险减轻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如果安理会不去采取行动，不去理会目前形势的需要，那么，那些造成安理会无所作为的人，就逃脱不了历史的裁决，因为他们使得非洲大陆这一地区更加充满暴力、悲惨和冲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先生，目前的辩论是在你的领导下进行的，对此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贵国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不公正的现象，忠诚捍卫联合国的原则、宗旨和目标，是人所共知的。因此，由一位爱尔兰的常任代表来主持安全理事会就一项无疑是对联合国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进行的讨论，最为适当。作为一个坦桑尼亚人，我了解我们两国之间的非常亲密友好的关系，对你担任主席，感到心情舒畅；作为一个非洲人，我也同样高兴看到你主持会议，因为我们非常了解爱尔兰一贯支持非洲各国人民争取自决、独立和反对种族主义暴政的斗争；作为有幸与你结识并受益匪浅的个人，我对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你担任主席特别放心，因为你的技巧、才智和能力都是尽人皆知的。

在我前面发言的非洲和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其他代表，已经雄辨有力地阐明了我们对目前局势的关心。他们回顾了联合国面临的纳米比亚问题的整个历史。他们有力地揭露了南非一贯坚持藐视国际社会意志的行为，特别是对抗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的行为。因此，我无须发表长篇大论来揭露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了。它那种行动是不顾1966年大会取消南非托管权的决定、安理会要求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的决定、也不顾国际法院确认南非驻在纳米比亚为非法的咨询意见的。的确，鉴于我们都感觉到的国际间对纳米比亚问题的一致意见，我们就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安理会有责任来施加必要的压力以期实施它本身的决定。但是，正如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我的兄弟阿里巴巴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还有些人甚至对召开这些会议是否适当提出疑问，说什么安理会的会议不会促进纳米比亚冲突的解决。坦率地讲，我们对这种立场大为惊讶。我们同样感到惊讶的是，有人劝告非洲国家要有耐心、忍让并采取现实主义态度。

事实是，在纳米比亚问题发展的历史上，非洲及其各级领导人一直都非常有耐心，不仅在别人不断挑衅的情况下极力克制，而且表现出非凡的政治家风度。那些否认我们抱有这种态度的人不仅仅是对历史过于苛求，而且对谈判的进程本身也是不公道的。先生，我想得到你的允许简单就这一问题阐明观点。

1976年安理会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时，我非常荣幸地主持了会务。我十分清楚地记得人们是怎样赞扬这一决议，说它充分表现了理智和政治家的风度。有趣的一点是，在通过该决议之前，我们的西方国家的代表朋友们无论在公开会议还是私下的会谈中，都一再呼吁非洲国家注重现实，怀抱耐心，为谈判解决而努力。因此，安全理事会的第385(1976)号决议被认为是为南非毫不拖延地撤出纳米比亚提供了基础。但是南非仍然倔强不理。

现在又有人劝说采取现实主义，敦促非洲力自克制，支持旨在实施第385(1976)号决议的努力。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洲被要求对安全理事会五个西方成员——加拿大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法国代表、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倡议作出反应，事实上它已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个倡议最后形成了西方计划——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西方计划——终于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里作为联合国的计划获得通过。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了一个新政府。但是，我们希望其他西方四国的代表会详尽地告知美国新政府的代表，我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后通过了上述决议。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西方同事会记得他们从非洲国家那里一贯得到坚决的支持——首先是在导致编制计划的过程中，其次是在以联合国通过该计划而告终的那些谈判中。那些谈判旷日持久，非常艰苦。从非洲来说，我们的许多国家元首、外交部长和其他代表参加了那些谈判，我们自始至终给予西方联系小组以支持。我们自始至终这样作，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会利用他们的广泛联系对南非施加巨大的影响，以便敦促比勒陀利亚政权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考虑到这一背景，特别是考虑到西南非民组在非洲国家支持下在谈判中一再让步，而谈判却继续受到南非政权的阻挠，象它最近对日内瓦执行前会议进行的破坏那样，这是令人遗憾的。

批准西方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已经通过三年了。正象联合王国的代表所正确指出的那样，非洲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表达了失望、愤怒和沮丧的心情。然而，应该指出，我们的失望的心情和我们共同的愤怒实际上比发言中所表达的要更为强烈，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在第435(1978)号决议获得通过后，我们有过多次令人失望的经历。在谈判的每个关键时刻，国际社会开始相信很快计划就可以实施了，这时候，南非政权总是要提出新的要求，再次推诿欺骗，目的都是为了把谈判的道路堵死。在这些事情上，总是有人敦促西南非民组和非洲国家作出让步来迁就南非。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虽然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但作出让步之后却发现南非又有了新花招。西方五国是了解这一点的。例如，在日内瓦执行前会议之前，南非所有的实质性要求都满足了，但比勒陀利亚政权又提出一个非实质性的要求，即所谓创造有信任和有信心气氛。我们去日内瓦开会前，西方五国的代表和我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且表示相信在日内瓦将会取得期望的成果。但是我们都知，日内瓦会议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南非不愿意——显然现在仍不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那么，鉴于南非的这种对抗态度，要我们去做些什么呢？是不是真要我们在现实主义和耐心的名义之下袖手旁观，等到南非政权断定已有充足条件可以永久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时才去拯救纳米比亚呢？是不是要我们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之下，默认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自由战士和其他爱国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呢？是不是真要我们在现实主义、耐心、温和的名义之下眼看着南非把纳米比亚当作跳板，一再侵略安哥拉和赞比亚而无动于衷呢？是不是真要我们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之下，允许南非，不仅在纳米比亚境内，而且象最近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的罪恶行径那样，在其国境之外，去进行预谋的、系统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呢？这些都是严重的合理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南部非洲人民每天都得受南非政府骄横倔强态度的欺凌。纳米比亚人每天都有丧失生命的危险。安哥拉人也同样是受害者。对赞比亚的经常骚扰也有案可查的。因此，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对非洲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的确，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一贯支持西方五国的计划，仍然非常关心联合国计划的未能实施，原因正在这里。

我们到这里来，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兴趣对纳米比亚问题再来一项决议。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已经够多了。我们到安理会来，是要敦促安理会认真负起责任，确保安理会的决议得以实施。我们到安理会来，还为了提醒安理会的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他们有责任努力严格执行他们和他们的同事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拟订的计划。现在竟然要我们来呼吁我们的四方同事执行他们自己的计划，这岂不是令人啼笑皆非？

联合王国代表昨天代表联系小组发言，除其他事项外，他提到关于津巴布韦的兰开斯特大厦会议的成功，并且指出

“有一点一直是清楚的，就是津巴布韦应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来获得独立，而不是通过武装斗争来最终解决，这样才符合所有各方的长期利益。”

(S/PV. 2271)

我想就这个发言讲一两句话。首先，非洲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谈判解决总是比不得已武装反抗要好些。1969年通过的关于南部非洲的卢萨卡宣言，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正如宣言本身所指出的，谈判解决的替代办法并不是维持现状。当谈判解决的道路被阻拦时，自由战士就只有为自由而战；在这种情况下，自由非洲的义务和责任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在这方面，应该回顾一下下面的情况。虽然我们都为兰开斯特大厦会议的成果欢呼，虽然我们都为英国政府决定对津巴布韦认真负起责任表示了理所当然的赞扬，但是我们从没有怀疑过，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起码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进行了武装斗争，因此津巴布韦在这场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第二，国际社会施加了压力，其中包括制裁措施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是有限的。

因此，从津巴布韦经验得出的教训之一是相当清楚的，就是只要谈判的道路继续被堵住，那么，施加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压力，就是取得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重要前提。适用于津巴布韦的也同样适用于纳米比亚。因为，只要南非政府继续不可一世，顽固不化，仿效史密斯政权一贯的行径，我们的责任就是很明显的。这一责任就是对南非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以确保联合国的各项决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

我们非洲人认为，安理会可以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措施，采取果断行动，走上这一道路。同时，非洲对自己的责任没有幻想。这就是为什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么今年2月份在赞比亚卢萨卡召开的会议上——正如卢萨卡公报所指出的——前线国家和尼日利亚：

“……的结论是：由于日内瓦会议失败，西南非民组别无选择，只有加强纳米比亚的解放战争；并且还重申了对西南非民组坚定不移的支持。前线国家和尼日利亚还呼吁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和平的国家在包括经济、外交和军事援助的一切领域里，支持西南非民组”。

同时，公报说，卢萨卡首脑会议重申：

“……他们坚信，只有西方五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南非施加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才会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出席谈判。”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并决定加强对西南非民组的支持时，进一步认可并支持这一立场的精神和实质。因此，显而易见，非洲是认真负起它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责任的。同样使人高兴的是，整个不结盟国家也是以理所应当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特别会议所作出的重要决定就是证明。

但是，安理会怎么样呢？更具体地说，西方五国的责任是什么呢？西方国家，特别是联系小组成员的那些西方国家，是不是要看到纳米比亚武装斗争更加激烈了，然后才能承认他们也该对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以便谈判解决问题，使所有有关人的苦难减到最低限度？因为安理会面前事关重大的问题并不是设计办法以便“安下心来长期包围”。问题是安理会在明显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下怎样负担起责任。

我要郑重地说，我们非洲人并不认为局势无关紧要。我要强调指出，我们未安理会之前，是费了一番思考，认真作了判断的。如果我们在日内瓦执行前会议失败之后立即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那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们没有那样作就证明我们是有耐心的，并且准备作最大限度的迁就。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凡是熟悉南部非洲现实情况的人，都不会不赞赏迄今非洲各国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和通情达理的程度。甚至当我们的人民面临着死亡和蹂躏时，我们仍然是有耐心和通情达理的。安理会是否已经忘记1978年5月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前夕南非当局所进行的卡幸加大屠杀？安理会是否忘记，往往当谈判中似乎出现打破这个或那个僵局的一线希望时，南非人就利用这个机会对非洲国家进行无情的侵略？安理会是否忘记，南非政权不但蔑视安理会所通过的每一个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而且着手加紧它本身在纳米比亚的镇压？人们难道已经忘记，每当联合国号召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而我们也听说南非政府已经接受了联合国的计划时，比勒陀利亚政权就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打算造成一个又一个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既成事实？然而人家反倒说我们不够耐心；反倒劝我们现实一点。难道言语没有意义了吗？难道耐心和通情达理就等于默许对联合国的决定一再蔑视吗？

让我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到安理会来谋求和任何人对抗的，可以说决不是来同西方国家对抗的。我们来到这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庄严机构，是来寻找一些措施，事实上会具体地减轻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一般地减轻南部非洲人民的痛苦的措施，因而阻止一种明显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迅速恶化的形势。简言之，来到本理事会的各非洲国家是来谋求实施体现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计划的。

毫不含糊地支持这项计划就意味着支持在纳米比亚结束暴力。为求实施这项计划而工作就意味着促使南部非洲的危机走向谈判解决的道路。我们所要求于本理事会的，无非是执行它自己的决定而已。我们所希望于接触小组各西方成员国的，也不过显然是要它们支持自己的计划而已。

十分必要强调的是，谈判之路之所以受到堵塞，并不是因为没有解决问题的框架。所缺少的正是南非对实施计划的承诺。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并不是因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为联合国计划本身有一些缺点，而是由于南非利用日内瓦会议对一个真正的谈判解决办法坚持它那众所周知的反对立场。因此，如果我们有意找到一个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寻找什么转移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仍然是南非态度的顽固。

我们昨天极为注意地听了联合王国代表代表西方五国所作的发言。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了在伦敦召开的西方五国会议的高级官员们所发布的公报。我们深为关切的是，伦敦公报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南非政权不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却似乎是在为南非政权进一步提供搪塞推诿的借口。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向独立过渡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却又说，这个计划需要予以加强。人们怀疑“加强”这个字眼是不是对计划予以修改的委婉说法而已。如果事实当真如此，那么西南非民组、各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担心和忧虑就是太有道理了。因为，就象今年3月15日在罗安达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上各前线国家明确宣称的那样：

“……目前这个时刻所极需的乃是不再拖延、推诿、修饰或更改地实施安理会第435号决议。”

如果开始走上修正这项计划的道路——就象我早些时候所说的，这项计划是艰苦和长时期谈判的成果——就将有把计划本身引入歧途的严重危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整个谈判过程前功尽弃。

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西方接触小组的各国政府切记这些考虑，并且，与其着手做一件只会引起进一步拖延和进一步挫折的事，还不如把它们压力施加到绝对和迫切需要的地方，也就是说，施加到南非政府身上。如果安理会坚定果断地行动，采取严格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措施它就会是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在结束发言前必须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在秘书处的同事们表示应有的敬意，他们为达到联合国为纳米比亚定下的目标努力不懈、有耐性又有决心，令人钦佩。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国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特别是因为这些话出自一位安理会和大会的杰出的前主席之口。我也要谢谢他对我的国家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一开始我想借此机会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允许我参加这些讨论。

主席先生，我也要借这个机会祝贺你就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我愉快地看到你这位品质高尚的、干练的外交家、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们确信，在你的英明领导下，安理会一定能够履行它的重要职责。

我还想向安理会上月份的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弗洛林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最热烈的祝贺。

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规定，终结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并把纳米比亚的管理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自从大会通过这个决议以来，差不多已经十五年了。从那时开始，南非对这个地区的管理就是非法的了。国际法院应安理会请求于1971年6月21日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中确认了这一点。安理会接着也在其第301(1971)号决议中，确认了国际法院的意见。从那时候起，联合国就一直要求南非从这个地区撤出，让纳米比亚人民得以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南非政权对联合国所有这些要求和决议置若罔闻。因此，我们现在就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了，这是个过去35年来一直在联合国大会日程上的问题。

目前这一系列安理会的会议具有特别意义，因为这些会议的召开，正是国际间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寻找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切和平努力，包括最近日内瓦的执行前会议，都归于失败的时候，也正是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已经升级到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程度的时候，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加紧了对纳米比亚黑人公民的压迫、拘押和处决并日益增加其对各前线国家的侵犯。这个政权还在纳米比亚地区内部进一步玩弄恶毒花招，妄图消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个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还妄图以合法地位赋予它所建立的御用政府。

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非法的。然而国际间迫使南非撤出这个地区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南非政权仍然拒不执行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决议。最近的日内瓦会议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个政权的顽固不化，也证明了，尽管西南非民组宣布它准备停火并立即开始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南非政权还是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对抗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这种对抗来自这样一个种族主义政权是毫不足怪的，这个政权建立在天下最可憎可恶的政策之上，没有任何合法的存在理由。真正可怪的倒是，这个政权居然找到一些国家，一些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同它进行合作，而这些国家却自称关心人权和保卫人类自由。

那些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有战略经济利益和投资的国家，觉得南非继续控制这个地区，保持纳米比亚现状，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保住投资，并从纳米比亚人民头上聚敛起巨额财富。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如果没有从西方各国——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是美国——那儿得到直接和间接的支持和认可的话，本来是不会坚持对抗联合国决议的。遗憾的是，我们发现那些国家，那些除了它们自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关心，而为了一己私利宁可牺牲人类价值和道德的国家，坚持向南非种族主义实体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从而违反了联合国和一切其他国际组织的决议。它们还供给南非武器和专门技术知识来发展它的军事实力，南非则将这些军事力量用于在纳米比亚和南非进行屠杀和对非洲人民犯下其他残暴罪行，以及向邻近各国，特别是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进行侵略。

鉴于这个地区的目前局势，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已成为十分迫切、刻不容缓的事了。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利用一切手段来谋求执行这项决议。西方五国应该向南非施加压力，要它毫不拖延和不加修正地执行联合国计划，以表明它们同样具有诚意。

现在正是安全理事会全面负起它的责任的时候了，它应该履行《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根据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公报中所表达的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愿望，根据今年二月份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外长会议的决议，以及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于1981年4月16日至18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所认可的行动计划，对南非施加广泛的经济制裁。

实施这样的制裁，将使得世界各国人民对这个国际机构以及对它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能力，增加信心。这也将是一个适当的步骤，可进而迫使南非从这个地区撤走其军队和行政机构，并开始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个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进行协商，好让这个地区在今年年底之前，获得独立。

安全理事会之所以没有能够就纳米比亚问题对南非采取威慑措施，是由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几个西方国家所采取的立场，以及他们在安理会中使用否决权。我们希望这些国家重新审议它们的立场，将它们在南非的利益与在50个非洲国家中的利益加以权衡。它们必须懂得，当非洲各国人民眼看着他们的南部非洲兄弟遭受着各种压迫，被剥夺了自由和过起码生活的权利时，他们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谢谢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谢谢他为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

最后，我们希望，目前的一系列会议将会达成对付南非的庄严而严峻的决议。我们重申，我国与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团结一致，我们还将继续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一切道义和物质援助，因为它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

主席：谢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担任主席所说的反好的话。

这次会议没有别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纳米比亚局势”这一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4月27日，星期一，上午11时召开。

下午6时25分散会。